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八十五目錄

獨孤及二

為張濠州謝上表

為江淮都統使賀田神功平劉展表

為杭州李使君論李藏用守杭州有功表

為江淮都統使奏破劉展兵捷書表

為江淮節度使奏破餘姚草賊龔厲捷書表

為張洪州謝上表

為獨孤中丞天長節進鏡表

爲獨孤中丞讓官爵表
爲獨孤中丞謝賜紫衣銀盤椀等表
謝濠州刺史表
謝舒州刺史兼加朝散大夫表
謝加司封郎中賜紫金魚袋表
謝常州刺史表
常州奏甘露降松樹表
賀赦表
賀赦表

代獨孤將軍讓魏州刺史表
爲崔使君讓潤州表
代于京兆請停官侍親表
謝勑書兼賜冬衣表
爲郭令公請停親征表
上陝州刺史裴稹謚狀

獨孤及二

為張濠州謝上表

臣沐言頃陷身凶族待罪黃沙戮社釁鼓職臣之分陛下照臣以日月之光察其微懇拔臣於縲紲之下授以專城令日餘生實聖朝所賜寵章榮命豈賤臣之心碎首粉骨未答天造今以某月日到濠州上訖謹當竭力官守正身率下勉勵苦節綏安疲人冀立犬馬之誠或申絲髮之效無任感懼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爲江淮都統使賀田神功平劉展表

臣某言得田神功等狀稱官軍以正月二十六日過江大破賊衆擒元惡於蒜山之下凶殘撲滅江界無事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四時成歲秋爲司殺故聖人則之以作五兵蓋奸宄賊寇或乘釁而起則干戈弧矢亦有時而用陛下率遏亂畧再造區宇欃槍句時竹破瓦解蕞爾狂狡敢干天誅作爲長蛇薦食江漢乃矯誣我天命擾竊我王師暴殄我城邑俶擾我邊鄙荆吳之人若墜泉谷萬姓業業奔走無所陛下神聰不測睿算無方將欲擒之必

固縱之先侈其心而厚其毒然後制勝兩楹之下授畧于里之外使神功等一戰而陷陣再戰而逐北三戰而擒渠魁繫頸以索覆巢傾穴刮野掃地如烈風之破駭浪嚴霜之隕落葉浹辰之內平揚州定淮南下朱方收三吳流亡者復故業塗炭者返壽域扇以皇風與之更始遂令東土耆老復見漢官威儀非陛下乃文乃武之鴻烈日用不知之元化孰能陰騭聖功如此其速臣無任慶忭之至

爲杭州李使君論李藏用守杭州有功表

臣某言臣聞當逆賊劉展擁兵過江之日變起倉卒鋒不

可當人心動搖物情危駭五道節制望風潰散自淮而南至於海隅遂無敢保一城守一節者惟少府少監李藏用以宗室近屬憂國如家臨危抗憤忠勇奮發收集散卒糾合義師挺身履險出萬死一生之地與賊轉戰堅守蘇州相持經月殺獲過當使凶徒逆黨鋒銳挫衂自此王師載張賊衆知懼其後以外援不至衆寡懸絕遂移師就險退保杭州當此之時江淮諸軍已散平盧之師未至三分全吳賊有其二藏用且募且戰獨守孤城以忠義感激令驍勇樂用旬月之內致死士三千賊遣僞將張景超孫待封

等盡率銳卒分道來攻藏用與將士等戮力一心義形於色殊死決戰奮不顧身遂能兵鋒所加無不摧陷皆一舉盡敵覆而屠之前後俘斬虜獲至數萬計向使微夫人之力捍此州之境則江界土宇盡為戎疆海隅蒼生非復吾有由是浙江之外南至閩嶺士庶免有波迸道路窮寇不敢唐突藩籬屏息風波晏然百姓樂業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藏用之功也今都統使停本職已罷孤軍無主莫知適從將士嗷嗷未有所隸天聽高邈無人為言遂使殊勳見委忠節未錄口不言賞賞亦不及伏恐非聖朝旌有德表

有功之意今逆寇雖殄人心猶攜山洞海島往往結聚睢州草竊爲蠹猶深惟憚藏用之兵是以未敢進逼若此軍一散必羣盜交侵則臣此州危亡是懼伏望早降恩旨以答其勤錫之勳策委之戎政俾總統所領以鎮遏江表實江東萬姓喁喁之望艱難之際人多二心以宗子維城智勇如此必能使寇賊奸宄不敢窺伺間隙則江淮足以高枕而卧而陛下可無東顧之憂臣忝葭莩任居牧守安危之分臣實預焉無任懇款之至

爲江淮都統使奏破劉展兵捷書表

臣聞聖人之生不能使大盜不起唐堯之代時則有四凶在列王制所以誅不恪討不庭小者市朝大者原野奸宄草竊何代無之劉展包藏禍心爲日固久敢肆奸慝乘間阻兵長驅兇徒掩臣未備以僞言亂衆謂天命在已於是有冢食淮泗鯨吞荆吳之心使黎庶播越人神憤怒臣職司靖難敢不戮力當憑廟略以殄寇仇謹遣副使少府少監攝侍御史李藏用屯兵杭州伺隙進討且分處隘害以遏其唐突賊衆狃於初役師輕而驕不虞吾軍能折其鋭也乃以令月三日使其僞將軍張幹朱法雲等領步卒七

千馬軍六百徑入杭州東門焚燒閭閻鼓譟而進藏用引其精鋭設伏於途羸師張之使入死地然後整堂堂之陣以薄其壘使左廂兵馬使潭州長史李澄爲左軍左第一將張嵩光先鋒將李強李陵等佐之都押衙高幹爲右軍左押衙楊履和都虞候魏守寂佐之左第二將皇甫山棲左三將梁朝康承寂左四將吳季之李楚玉顏光允等督游軍之騎以彌縫其闕表裏合戰奇正夾攻以將帥之餘勇因黎元之積憤奮皆敢死登必爭先赤羽交而三軍風生金鼓鳴而萬夫氣作自卯至午覆而敗之神扶電埽雷

落山破噍類無餘隻車莫返鋒鏑之血朱殷長江甲齊崇山尸作京觀實賴陛下聰明齊聖與日月合照故能慮圖發於樽俎而威靈加於遠方臣等盡敵如拾芥成功如指掌惡氣沴祲掃蕩無餘海隅蒼生比屋何幸臣無任慶快之至

爲江淮節度使奏破餘姚草賊龔厲捷書表

臣聞皇天分時秋爲司殺王者立極兵爲禁暴唐虞有共工三苗之患殷周有鬼方昆夷之戰蓋蠻夷猾夏自古有之自頃胡寇作逆吳越震恐龔厲父子乘間起兵劫明州

之人畧餘姚之地負阻海口憑陵江干蟻聚偷安蠶食取給屬王師北伐未遑南征逮茲二年侵掠益甚將擬復東甌故地窺南越僭跡邊邑黎庶爲之騷然臣方荷推轂之寄懷盡敵之計思所以扶乘天威圖制遠畧料其貪而無整勇而無剛烏合獸聚不足當堂堂之陣山潛海匿不足用桓桓之師難以力制易以計滅臣遂遣軍將潘景蘭領輜馱數十輩僞爲商旅傍山谷往來以餌之又遣軍將呂道光領拍刀手一百人取其便道爲伏以待之遣軍將左璋率弩手一百五十人爲左翼軍將余能變率弩手一百

五十人爲右翼皆三吳良家百越勁卒爭賈餘勇樂於公戰蓬頭突鬢燄駭火烈相爲輔車夾敵之路又遣軍將張思覽率拍刀手一百人爲中軍操中權之制以節其進退以三月二十九日至青烟洞口果如臣策賊遂出山先者遇伏鼓譟合戰於是奇正畢舉四軍夾攻賊衆奪氣不知所守鳴鞞雷動飛鏑雨集轉戰四十里殺其三百餘人龔厲尚稽天誅且偷晷刻收合餘燼八九十人更登高堤背山借勢張思覽等連督亂發引軍合圍天聲揚而勇士厲銳氣作而妖星隕遂斬元凶父子擒其妻孥餘黨傴仆原

隰腊膏草莽猶恐蔣潢翳薈尚有伏奸遂攬山搜谷刮野掃地傾其巢窟返旆而旋累載逋誅一朝撲滅非陛下聖謨神策與天合契制勝兩楹加威四海則安能翦豺狼如拉朽掃欃槍如拾芥使吳越乂安江漢澄廓臣受鉞未幾覩茲成功無任慶快之至謹差攝福州泉山府別將左璋奉捷書以聞幷齎逆賊父子頭奉獻伏望懸之藁街以示百姓其餘首級於當州梟示訖所獲賊物各令分賞將士器械官收山海餘妖自取誅滅旣非強敵不足敘功謹錄

奏聞

爲張洪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除臣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充洪撫等七州都防禦觀察等使臣才不如人位忽過量仰戴天造兢然自失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往歲祿山以盜泉飲臣臣受左衽之辱而不能死陛下以鴻私活臣臣荷乾坤之施而不能答徒竊寵祿三典藩郡至於俗阜不擾人或小康此實堯風被物比屋日用敢貪天功以爲己力不謂陛下奬勸是務以臣爲勤自春徂秋凡三錫命九州之伯臣忝其一況豫章重鎮荊揚奥區五

嶺控其南九江在其北連帥所統安危是繫分憂之寄豈臣足當負荷恩輝懼隕越於下今以某月日到所部上訖謹當靖恭守位夙夜在公宣皇猷以導風俗仗天威以訓師旅庶以四境無虞百姓輯睦爲報力或不足則繼之以死臣之分也敢有二事臣無任喜懼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爲獨孤中丞天長節進鏡表

臣某言臣仕於太上聖皇之朝早蒙寵秩位至剖竹任兼干城摩頂至踵皆聖皇所賜陛下又不以臣菲薄加臣憲

戚殊私降臨榮命重疊臣頃雖罄誠竭節竟未能夷凶靖
難思所以仰酬天造緬邈無階以去年五月五日於淮陽
鑄上件鏡欲獻之行在為聖皇壽冀申犬馬之意臣子之
心屬豺狼方熾道路艱阻懇願空積上達無由今宸極正
而乾坤貞觀驚塵收而日月開朗當白露盛序之秋是黃
河澄清之日臣幸逢佳節願展微忱謹遣某乙進上件二
鏡一獻聖皇一獻陛下輒以愚懇上續聖壽臣伏以聖皇
執契垂化有如金玉之式陛下時乘馭天騁飛龍於國步
臣故以金龍飾鏡以表聖德伏冀纖塵莫翳朗鑒長懸掛

仙臺而如日之昇含品物而無私不照而臣之肝膽亦庶
呈於此輕黷宸扆戰越交深臣無任

爲獨孤中丞讓官爵表

臣聞任非其賢則負乘之寇至寵過於分則尸素之患生所以建官者必惟賢是擇就列者亦量力而處臣幸以駑蹇遭逢聖明頃當過亂之日謬以專城見委雖常嘗膽歷年然未有以報國陛下獎臣微效驟加崇班以執憲剖符之職兼推轂授鉞之寄位至十連澤及三族臣豈不知踰涯越分冒寵叨榮顧兇黨尚存王師未戢當聖主宵衣之

日非臣子釋負之秋是以勉勵疲朽不敢陳讓然邇來竟未能奮一奇展一策掃蕩寇賊仰酬恩私而事乖誠願又加風疾無功而當厚賞抱病而處大藩尸位曠職臣實增懼今聞大軍長驅已濟河圍鄴妖氛沴氣朝暮廓清聖朝方當櫜弓矢而休牛馬搜俊乂以備駑驚豈臣菲薄之質疲苶之身所宜猶握兵要仍居寵秩使上黷朝倫下速官謗以臣固陋猶知其不可況聖心乎伏乞特降睿慈憐臣疷瘵許臣停官養疾以避其賢良則僂僂餘生於茲幸甚臣無任感戴之至

爲獨孤中丞謝賜紫衣銀盤椀等表

臣某言今月十九日越州長史盧漸至伏奉某月日勅書特賜慰勞聖藻御札降臨自天二十三日中使劉光俊至又奉宣口勅賜臣衣一副銀盤椀等各一兼百索一筒紫衣十副分賜用命將士端午續命推心而澤流萬里頒賜而慶及三軍臣等奉藏恩渥隕越是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拔自周行見委戎律受金鉞分竹符荷天之寵歲一周矣竟未能虔奉廟畧誅鋤殘寇使邊烽尚燃虜馬未卻臣之罪也陛下不以臣官非其據任重於力而驟降

殊榮累加厚賜天文下矚而星辰爛宸翰俯臨而烟雲動況盤盂器用章服繒綵賜臣爲壽施及行間授醪之恩未足言醉挾纊之德曾何喻煖臣等雖勉勵忠勤誓清塵霧然絲髮之效未展雨露之渥亟加揣分循涯臣懼深矣謹當宣皇恩以勵將帥奉師律以練甲兵必使江漢無虞士卒知訓然後畢力殄寇以答鴻私臣無任

謝濠州刺史表

臣及言臣伏奉今年五月一日勅授臣使持節濠州諸軍事濠州刺史臣頃待罪禮官備位郎署職曠無補增懼且

愧陛下不以臣愚擢居二千石之列今之刺史古之諸侯州人安否係在一吏臣非其才無以稱旨奉詔之日懼有甚焉以閏六月十二日到所部上訖惟當奉宣聖猷竭誠帥下瞻戀天造酬效無階臣無任喜懼之至謹附驛奉表陳謝以聞臣及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謝舒州刺史兼加朝散大夫表

臣及言臣奉七月十八日勅加臣朝散大夫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刺史充當州團練守捉使兼知淮南岸當界緣江賊盜臣典濠州無政可紀人幸不擾時和所致流者

稍復年登之力臣亦何敢貪此以爲已能陛下過聽驟降
殊私既增之秩又命以服無德受賞愧孰甚焉仰戴皇渥
且榮且懼今以九月二十七日到州上訖州經積年寇盜
瘡痍之後百姓流竄十不一存臣以奉宣聖慈與之休息
勞來鰥寡薄其傜賦是以招攜亡者輯柔存者庶經秋之
後賴獲安集非曰能爾冀竭力焉臣無任感戴之至謹奉
表陳謝以聞

謝加司封郎中賜紫金魚袋表

臣及言臣伏奉三月一日勅加臣檢校司封郎中使持節

舒州諸軍事兼舒州刺史充當州團練守捉使仍知淮南岸當界緣江賊盜賜紫金魚袋殊榮厚渥驟鍾臣身且喜且驚以愧以懼臣聞堯舜建官三考黜陟漢代二千石以循良稱者於是有璽書勞勉增秩賜金之制臣到官始半載職事未有所補見在戸口纔肯地著其中鰥寡疲弱不能自存者十猶六七徵遣征賦未嘗及期此臣政不逮力不任之效獲宥罪戾幸固深矣豈謂皇恩驟降復以古典命臣加位受服寵過臣量伏讀詔旨懼孰大焉此則古荆舒之地詩人懲其剽輕復當賊寇虔劉比屋流亡之後其

人心已難安易動況加徭役稅斂日不獲已緩之則驕急之則散輯柔底綏之道尤非愚臣所及伏思夙夜勉勵力安斯人省事以慰其愁示信以杜其爭亦冀俗稍務本人漸足食使貢賦之入歲增月長三歲大比以版圖歸於有司犬馬之心敢有二事臣無任感戴之至

謝常州刺史表

臣及言臣伏奉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勑授臣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充當州團練守捉使臣伏以江東之州常州爲大陛下不以臣不肖拔臣於羣吏之中以考

則年未久以勞則功無可錄而除拜之次加於人一等臣及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往歲嘗忝諫官歷博士尚書郎之秩雖備嘗獻納累黷天聽竟無絲髮裨補明誠及典濠舒二州出入七年又不能副陛下政平訟息與吾共此之歎至如流人自占旱不爲災實由陛下當勤卹之初下哀痛之詔寬減租稅入三分之二是以和氣旁感變災爲福福流臣州人是以乂臣寧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今陛下賜臣詔曰斷獄歲減流庸日歸以人俗之豐給當淮湖之災旱陟爾明效宜列中朝臣無其實謬奉殊獎伏覽聖旨

惶悚隕越况陛下勵精百揆之始日以堯吁舜咨旁求俊造或經時不除一吏除必以公才爲先苟非其人位不虛授搢紳之輩僥倖望絶臣當此時獨荷榮寄人之多幸將自臣始致寇速謗實憂自貽今以三月十七日到州上訖雖欲勉勵疲鈍增修吏職懼力不逮上累皇明奉詔夕惕且慚且駭無任感戴喜懼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常州奏甘露降松樹表

臣及言臣州內廳東堦下二松樹自今年十月十三日夜至今月十八日夜前後二十七度甘露下降樹根枝葉霑

灑皆遍潔白凝沍味同飴蜜餘瀋滴地委積成泥傾州官吏咸共榮覩臣謹按鶡冠子云聖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萬靈則甘露下瑞應圖曰王者德至於天則甘露降松柏陛下實行慈儉懷柔遠近無爲之政與太古同風故天地氣和合而呈瑞況休徵感應之始當陛下降生之日皇符昭晰天意炳煥蓋表聖壽寶歷將與天比崇臣爲州三年無績可紀疲朽何幸目覩禎祥臣無任喜忭之至謹奉表以聞伏望宣付史館

賀赦表

臣某言中使某至宣示赦書大赦天下者臣伏以作解宥過前王之茂典嚴配享神聖朝之縟禮非大孝無以肅祇宗廟非洪勲不得告承天下伏惟皇帝陛下誕敷文德昭烈武功鋪於八埏横被四海拯兆人之疾苦恢累聖之洪業伐叛問罪雷發王師爲人除災爲時誅惡陛下恬神凝慮儲道蘊德以義制事以欲從人雷霆之震也心不怒於凶戾元惡之戮也勲不書於簡策淡泊功德陰隲萬邦大哉聖王之爲君也無得而稱矣頃者賊臣伺梟獍之變翠華巡遊四方愁冤百神震駭誅翦大憝清復闕廷事不稽

於浹旬慶巳延於萬億接踵之禍又起近郊犬羊猖獗相繼夷滅然後舉墜典修禮文鏟草繁苛搜揚嘉遯自上古之所不臣前聖之所未賓梯航而來悅（當作悅）我聲教掃除氛沴日月載貞大安反側上下交泰而又發德音降明詔歸過罪巳降去鴻名含生動植許遂其性草木知感況在人倫今以履端之初先陳盛禮豐潔易簡應時順人展敬於郊壇薦誠於清廟丕昭列聖咸秩神祇抑臣聞之仲尼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是陛下德合祖宗道符三五慶於社福與天無疆鴻私湛恩溥施萬國洗蕩痕垢咸使

維新牢獄空虛囚拘蕩滌禎祥鬱於川瀆嘉氣塞於乾坤
天下臣妾不勝慶幸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某日制大赦天下恭承恩詔宣布藩隅負瑕累者咸荷生成被傷痍者如蒙覆育中賀臣聞春以首時蓋本於陽德澤以周物取象於鴻私伏惟皇帝陛下出震繼明體元立極作解施會順時致和問安禮備於三朝班朔恩加於九有猶念刑不可變死不復生泣辜興慈納隍軫慮與民更始其命維新禦魑魅者復還係桎梏者

戚宥丹檄疑當作徼無滯黃沙巳空疏漢網而遠無不賓祝湯羅而下無犯順雖水旱繫於常數每惻憂勤以征賦本於黎人載加蠲貸應天以實推巳以誠疇庸懋能自家刑國或圖舊以延賞或錫類以崇先日月徧燭於幽明雨露不私於中外舊章備舉墜典咸秩崇儒術所以宏教化旌孝義所以厚時風憫耆耋而廩賜有差廢橫斂而凶荒是禦皆歷代哲王之茂典今陛下修而行之洋洋聖謨曠所聞見雖虞帝之孝殷后之仁垂拱而人無間然鞬櫜而兵不復用方於今日未足比崇臣幸屬昌期謬領藩服官惟責

實未効涓埃之勞賞及無功亦洽一作沾渙汗之寵拜恩竊忭萬倍恒情

代獨孤將軍讓魏州刺史表

臣莊言伏奉今月十九日制書以臣爲中大夫持節魏州諸軍事守魏州刺史寵命光臨心靈震奪中謝臣才質汚濫學藝空疎往緣乏人謬參多士膏雨降而鮮鱗躍和風流而短翮飛遂以庸微累升清貫天臺望重始預郎官帝贊務殷仍needs縣宰翊州司而罕效撫邊鎮而何功睿澤旁滋皇明遠照曲顧先臣之舊不忘支屬之姻還臣以大樹

之榮總臣以儀本之任旣而力微招責祿厚延痾深䖏即塡溝壑不得重趨階陛伏屬天地仁慈聽臣入都醫療承恩之日頓減焦勞在路巳來小將瘳健若何以仰祗嘉惠俯策疲駑當河北之奥藩忝山東之厚寄魏郡太守豈岑熙之可攀冀州刺史寧籍章之敢列伏乞迴光斂露寢汗停綸矜臣竊位之誠遂臣量能之請庶知人之鑒影響不差循吏之聲期年而至無任忝冒屏營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其所讓人別狀封進

爲崔使君讓潤州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書以臣爲使持節潤州諸軍事潤州刺史散官如故前命甫流後恩遄集進退維谷憂喜聚門臣某中謝臣材質孤陋藝能鄙薄徒以頗承舊業遂得歷踐清資國庠司級一作极既非所據六衞陪軒又無足採久欲避賢公府移疾家園不悟沖眷曲臨殊私屬委鮑溝東望始拜寵於韓臺竹里南浮遽遷榮於楚澤何以仰承皇寄俯緝甿徭伏乞日月迴光雲雨流霈深惟鑒察改任良能則朝有至公臣知免戾無任屏營之至

代于京兆請停官侍親表

臣某言臣聞審官而用者君上之明也量力而動者人臣之義也然則審官先於責實量力在於知止苟違斯道是必終凶臣以薄劣素空行藝遭逢際會累忝驅馳自受京尹向逾周月上無報國安民之效下乏推賢審己之能官謗日深內省知愧伏以去年冬末迄於今日竊聽閭閻頗有流散在於京輦亦多攘奪臣兄枉橫爲賊所傷哀苦之中忍恥尤甚雖久令分捕而竟未就擒臣之無能於茲可驗偷安重任夫亦胡顏況臣同氣數人相次淪沒閨門之內哭不絕聲應由臣無德而祿召此殃釁興言感慕痛骨

摧心又臣老母素多羸瘵近從數載頗益沈綿臣妻先亡無人侍側飲膳衣服臣悉親躬頃任京兆少尹中間又司帑藏雖稱要劇亦有餘閒臣每退朝便道暫親方藥自公言歸早見安否老母以數在左右都忘呻吟及臣典領大府事繁務切雞鳴而出暮夜方歸清晝之時莫見親面凡所服餌或非調適心有未快疾亦轉侵在臣焦灼啟處無地專力養則有妨吏職徇公事則闕奉慈顏忠孝兩虧紀綱將廢以天倫哀緒未平之日憂老母方寸已亂之時雖欲自強必不勝任倘漸荒府政小紊朝經他日噬臍固將

何及或當重責已負前恩是敢泣血祈天瀝肝請命乞特免臣所職就養私門非惟有光孝理實亦少裨元化龜蛇賤類上報何階烏鳥微情反哺斯足無任懇願迫切之至謹詣右銀臺門奉表陳乞以聞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謝勅書兼賜冬衣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書慰問將士等跪承寵錫仰荷天慈忭躍周章不知所措臣某中謝陛下體仁恤遠崇德念功恩浹勳賢禮優方國臣行能無取志畧非長徒以嘗謬台司遂叨藩守誠寬覆餗之罪更切致寇之憂豈謂宸睠

不遺天波薦及獎飾加於尸素恩意逺於庸微嶺嶂萬里迴日月之私照偏裨一介沐乾坤之厚施緇黄載躍班白相歡騰喜氣於城壘舞祥風於旌旆臣曠官已久無補休明戀闕滋深又移寒燠累忝逾涯之賜敢安非據之榮卭山至重灰壤寧報無任感恩戀主屏營之至

爲郭令公請停親征表

臣某言經畧副使太子右諭德傅濤至伏承鑾駕欲有親征恭聞聖旨載惶載懼臣以薄劣謬總元戎受命於朝成師以出雖志期靜難而力未摧兇邦甸多虞有貽聖慮遂

使六軍雷動七萃天行臣實無能萬死餘責然臣面辭之日已具奏聞假令寇賊猖獗猶顧陛下務於持重内安宗廟外固人心臣之素懷正在於此縱微臣智力淺短終無所成陛下仍須別擇英才授之師律豈有事非至切便欲親戎誠恐上國衣冠自生震恐遠方士庶更有驚疑以臣觀之竊謂非便兇虜傷沮其勢式遏天威赫赫所向皆靡陛下責成之日愚臣死難之秋伏望付臣以專征委臣以集事回鑾上國端拱中朝豈惟微臣受賜抑亦萬方幸甚謹奉表以聞

上陝州刺史裴稹諡狀

尚書省考功夫存以行觀其志歿以諡表其德則名實不虧善惡知勸謹按故尚書祠部員外郎贈使持節陝州諸軍事陝州刺史裴稹鼎鉉公族珪璋令名孝克肖荷忠能匡諫宏圖方壯利涉未息舟壑遽遷音徽已沬命官褒德合荷寵章考行飾終敢徵前典謹上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八十六目錄

獨孤及 三

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故太保贈太師韓國苗公謚議

故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畧大使兼鴻臚卿御史中丞贈涼州都督太原郡開國公郭知運謚議

駮太常停謚隴右節度使郭知運議

故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呂諲諡議

駁太常擬故相國江陵尹諡議

答楊貢處士書

獨孤及 三

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繼太祖而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氏崛起豐

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爲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爲太祖其先世微故也非足爲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成王業建封於唐高祖因之以爲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猶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宗祖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失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尊之禮也時更七聖載經二

百名臣碩儒備經討論未嘗有獻同異於宗廟今將議其全典變更先聖制度曷知其可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言臣謹稽禮之舊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饗天帝之制請仍舊典謹議

故太保贈太師韓國苗公謚議

太師稟天純懿爲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道賦政

送往事居協恭秉彝動罔違德惠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剖竹四郡刀尺之下無滯用襦袴之間無貧人洛陽居守東夏輯睦天寶之季二京爲戎皇輿西狩億兆左衽太師踐危機不易心處橫潰不忘國奮身拔跡於豺狼之口道不汙而節不奪忠之大者至德乾元年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循漢宣故事用刑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參爲師持清靜守職勵翼王度將順事典人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愼選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羣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肩衮職者光映策府當

代榮之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蕃并為三司太師有焉夫九德咸事寬為之首百工惟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天眉壽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歿以謚易其名謚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蓋其跡大名盛則禮優謚崇太師德冠搢紳位侔周召將加誄謚之制宜以鄭留為准謹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賢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謚曰懿獻謹議

故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陷沒於時東京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完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羿彀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蹈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身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猶慷慨感憤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慄奕不變其色西向而辭君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仇以死誰懟及以爲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生死以

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蓋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元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爲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克孔悝康察之任切於元冥之官分命所係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於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義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操持於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

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身曰貞秉德尊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救而繼之以死可謂忘身矣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先時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尊業矣請謚曰貞烈謹議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畧大使兼鴻臚卿御史中丞贈涼州都督太原郡開國公郭知運謚議

郭知運驍勇有謀善用兵起行間爲唐上將當時唐興百

餘載矣天下克富太倉有二十年之蓄元宗循漢武故事方銳意拓土知運適與時會遂乘天威奮其材力敢與虜角故能破黠戛可汗以靖其北庭敗吐蕃誅康待賓隴坻以西烽火爲息慰薦麾下吏士任必以才往往超倫績用茂著王君㚟以果勇代處分閫之寄牛仙客出將入相以清幹信謹稱斯又奬拔之明也當時議者謂知運與郭虔瓘王晙薛訥并爲中興名將至今隴上將士思之或有起祠宇於故城遺壘尸而祝之者上元中肅宗加太公望以武成王之號知運列於配食之位則是勲伐事業宜有以

美稱易其名者謹按謚法服叛懷遠曰威易曰厥孚威如繫辭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虞書曰董之用威傳曰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則威者聖人所以佐仁義以濟天下者也施於名號可以表將帥之德請謚知運曰威謹議

駮太常停謚隴右節度使郭知運議

禮時爲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至隱公元年十月而改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謚況帝王殊途不相沿

襲新禮則死必有諡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薨後苗太師一年矣吕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顔杲卿八年矣弁荷襃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薨未薨爲節則夫八年與五四年者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此謂其父無位而其子則居大官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爲士子爲大夫薨以士禮若知運者處方面之寄位列九卿茂勲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諡今之專征

者雖逢風雲化爲侯王其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殺禮竊爲近誣乾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内外文武具寮之先悉蒙恩錫或音徽久沫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歿代遠近爲限夫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今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擊柝之聲聞於咸雍知運與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汧隴之西左衽是懼今朝廷方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廷

宜襃寵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莲久而廢大典況夫謚法

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襃貶之使生者聞美

謚而慕覩惡謚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

謚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爲殁者之子孫以爲哀榮寵贈之

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功苟位至上將則謚不可廢

豈以其子之存亡爲請謚之可否竊稽載籍徵諸舊章易

名之禮請如前議謹議

故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

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參其論在臺司齪齪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爲荆州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斂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爲主戮陳希昂按申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德以來荷推轂受脤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暨政修人和如諲者蓋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挹濁流者難俟清整棼絲者難爲功諲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臂使指闔境無拔葵啖棗之盜而楚人到於今猶歌

咏之此其才畧必有過人者雖欲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
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形
容請謚曰肅謹議

駮太常擬故相國江陵尹謚議

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幾庶政羣臣畏威
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及其荆
門之政爲仁由已其畧見於事其惠被於物其風謡存乎
人故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著者
有司之職也其閱實詔獄在未執政之前已議之詳矣敢

辱再告至若推進名賢使當大任旣同溫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儀凡歿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朝廷辨可否宜任衆議今駮議撰謚異同之說并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戒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伯諸

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諶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并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畧其細故言武不言文言文不言武三代以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襃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極言直諫愛君而忘身近貞

二德幷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
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謇正稱貞則遺其吝狹非一
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準此皆有為
為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
晦謚成封德彞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温彥博謚恭
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
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幷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
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
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

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慎靚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威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為謚未知出何品式謹請具示當以為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苟靖恭於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必以為謚至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也亦足以表之矣且月令有之曰時及孟秋天地始肅詩言之矣曰曷不肅雝又曰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若夫以諲之從政也威能以閑邪德可以濟衆故以肅易其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夫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乃爲美也魏晉以來以賈詡之籌算賈逵之忠壯張旣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畧彼入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慚德死之日幷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爲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

前謚曰肅謹議

答楊貴處士書

上德無爲其次爲而不擾及爲邦歲期而人疲如初終日以貢賦不入獲譴於上官遂以州比不調之琴思解弦更張之義算口徵賦以代他征意欲因有爲以成無爲爲未著而人已告怨跡其所以然無德故也夫導政齊刑民猶免而無恥況權道以反經爲用去德逾遠使無速謗未由也已所喜幸苟有過吾子知之貽書見讓以直諒相益啇也起予孟孫愛我吾子兼之矣愧辱嘉貺顧無以當之三

復白圭欲罷而不能然來書所陳富人出萬今易以千貧人出百今亦數倍富倍優貧倍苦竊詳雅旨事或未然昨者據保簿數百姓幷浮寄戶共有三萬三千比來應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戶蠶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詩不云乎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在於是矣每歲三十一萬貫之稅悉鍾於三千五百人之家謂之高戶者歲出千貫其次九百八百其次七百六百貫以是爲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猶輸四五十貫以此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蹙其中尤不勝其任者焉得

不襁負而逃若以已困之人已竭之力杼軸不已恐州將不存苟以是爲念安敢不夙興夕惕思有以拯之方今爲口賦誠非彝典意欲以五萬一千人之力分三千五百家之稅愚謂之可復使多者用此以爲裒少者用此以爲益損有餘補不足之道實存乎其中富人貧人悉令均減倍優倍苦何從而生竊料動揺不安以遁逃相扇者不過以規避之户與寄客耳此輩浮食偷安久漏差科惡同均賦稅之名祇思苟免若編户地著者雖驅之使逃亦固不從今已擇吏分官以辨其等差量分入賦其數懸牓以示之

信若信之不明分之或過等差之不均官吏之不仁困而後去誰曰不可乃未及知斂之薄厚辯之濟否望風聆聲遽告勞而逃斯豈爲政者之過乎顧禮義之不篤孰能恤叛者之言耶天下無不食王土之臣寧有不輸王賦之民此輩飲國之澤食地之利將薄斂以助逋賦則曰挈妻子而去之是與鳥獸蠻貊無以異矣其來旣不可以奉征稅其去亦何足以病州縣違之一邦亦猶是也等不爲用又焉能貧鄰然計斯人之徒亦未必悉然固或有不去者焉庶幾其所濟猶大但不防之於微拙誠有之奉教三省敢

不知罪子產鑄刑書作邱賦以救鄭國而獲譏於叔向及
才不如子產口算不如邱邱賦吾子之言過於叔向之直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簿領拘限莫由詣展未見君子馳誠無
極不宣舒州刺史獨孤及頓首